

從「寶島一村」引發的回憶及感想

· 李家勤 ·

引言

今年元宵節時，我們依照往例合包元宵，餡有甜棗泥和鹹絞肉兩種。這是傳統節日必備的食品，不可或缺。當其時也，我內心裡不免又想到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對日抗戰開始後的那段艱苦歲月。國民政府高呼「節衣縮食，支援前線」。但是儘管如此，「元宵」還是要包的，因為這是延伸中華民族五千年文化的命脈啊！

記得民國三十年家鄉河南省沈邱縣遭遇乾旱，民不聊生，無人有餘錢買糯米包元宵，想不到元宵節當天上午，在大街口市集上有人高聲叫賣：「元宵、元宵，可是一兜兜的玫瑰餡的喲！」我從自己家開設的「中和堂」中藥店跑過去查看，原來是我小學同學的父親出售遠自下江（即安徽蚌埠）特地帶回來的元宵，瞬間問大家一窩蜂似地搶購一空，當然他也飽賺了一筆。

有關「元宵」的古詩詞甚多，不勝枚舉，當年我和女友談戀愛時最令我傾服的是這首古民詩：「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畫；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今年元夜時，花與月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濕襟衫袖。」我和女友曾經相約，靜坐在高雄愛河河畔，共賞落向港外的火紅太陽美景，互許終身。

我正在「天馬行空」地冥想之際，家住內湖的外孫金亞文趕來我家，大聲地告訴我們：「我送你們四張在『國父紀念館』上演的舞臺劇『寶島一村』入場券，現在它夯到一票難求，我還是費盡了力氣才搶買到手的，你們一定要去看喲！」

其實我們早已知道，「寶島一村」正式對外公演的事，由於「國父紀念館」會場不大，以致於票少人多，一票難求，正在為票發愁之際，亞文善體人心送來了四張票，實在難得。我想進一步瞭解實

況，領著他到客廳裡好好聊聊。他告訴我說，他已經去看過一遍，劇情實在感人，令他掉下眼淚，他還說，坐在他旁邊滿頭白髮的老奶奶邊看邊嚎啕大哭，還用手拍他的肩膀問他：「乖乖，你家是住在眷村裡吧？」聽後我答允他，我們一定會去看的。

金亞文現在臺灣大學唸「戲劇系」。他早在內湖高中時就展露出他的天賦才華。那時候他為了主辦歡送高三學長畢業典禮的同樂會，自編、導、演一齣名為「與狗聚在一起」的短劇，參與的同學有三十餘人，全由他調度指揮，再加上舞臺、燈光的安排與設計，邀請贊助廠商，乃至目錄之編製等，做得井井有條。這齣短劇在中國石油公司一樓的「國光廳」演出。當我手拿厚達十頁的彩色目錄，目觀幾乎滿座的會場，頗有「後浪推前浪，新人換舊人，歲月催人老，誰都躲不了」之歎。

金亞文是空軍上校金承瑛的嫡孫。承瑛是六十年前前國軍於民國三十八年隨政府播遷來臺的其中一位，頗具代表性。現在容我把金上校的「簡歷」略述如下：

金承瑛先生生於民國十四年生於廣州。民國三十八年，隨著國防醫學院從上海遷來臺灣。民國四十年畢業於藥學系，是國防醫學院由軍醫學校改制後的第一屆畢業生。

畢業後奉派至岡山空軍醫院服務。民國四十二年同在醫院擔任護士的廖玉紗女士結婚，婚後育有兩子一女。

民國四十八年，奉調至臺北空軍醫院，由於工作表現優異，在空軍總醫院任職期間，曾奉派至美國密西西比州凱斯勒空軍醫院研究半年。

在軍醫院服務了二十多年後，民國六十八年調任國防部軍醫局參謀，主管各軍醫院的醫療設備採

購。期間也曾奉派前往以色列、新加坡等國家考察當地軍事醫療制度。

退休後，對於推廣太極拳及字門拳不遺餘力。民國七十五年，更奉國防部徵召，前往智利擔任軍中武術教練，為期一年，協助拓展國民外交。

金先生興趣廣泛，多才多藝。退休後，經常隨同合唱團赴國內外演唱，也經常以氣功點穴為人義診。數十年來，蒙他義務傳授武術或醫治病痛的人不計其數。

眷村

另外我把他婚後的兩處住所略作說明。他們婚後由於岡山空軍僅有位於彌陀鄉的「二高眷村」及大岡山腳下的「大寮眷村」，（「醒村」是飛行軍官及其眷屬住的，「貿易十村」是後來建造的）幸好院內尚有眷舍可住，而且上下班方便，所以就住在院區裡了。民國四十八年調來臺北時住進「松山新村」，「松山新村」是一片「一條鞭」式的平房，一棟住十多家，由於建造稍晚，所以不是所謂的「竹籬泥灰」的典型眷舍。前院尚有單磚圍牆做為前門，不過天花板也是「一條鞭」的，晚上是一群老鼠在上面往來亂竄，甚為吵人，但承瑛說，這是老鼠在嫁女，以之為樂。事實上，整個眷村大家都視為一家人，相知相惜，彼此扶持。金家的後院外面是「空軍藝術大隊」隊部，當時在臺灣各空軍基地表演的勞軍活動，多半是源自該隊。

巷口外是菜市場，由一對山東人開設的「松園豆漿店」，每天早上供應簡單的早餐，牆壁上貼有一張以毛筆書寫的產品介紹：「燒餅香、油條酥、豆漿濃、服務好」，貨真價實，數十年如一日。現在該店仍然在聯合新村營業，只不過是已經由老夫妻的兒子及媳婦經營了。還記得民國七十年代，臺灣的大學流行這麼一句話：「來來來，來臺大；去去去，去美國」，許多學子都去美國「留學」了，每次回來一定要去永和吃燒餅油條，有人問他們為甚麼？答覆是：「這是家鄉味，非吃不可，以慰思鄉之情啊！」

「松山新村」的東面是「婦聯五村」，也是空軍眷村。根據檔案，是由中華婦聯會於民國五十二



年興建的，藝文界人士包括張冰玉、葉雯、高凌風、金晶及名作家吳東權等都曾住過該村。事實上早於民國四十年代尚有婦聯四村及六村，當時光復北路、三民路及健康路尚未闢建，村與村之間有稻田相隔。不過所有的房屋也都如同松山新村一樣，樸實簡單。我的空軍朋友劉俊鳴先生就住在五村，他是四川人，嗜食辣椒，以致嘴唇發黑。他是拉「二胡」的高手，每次隨同空軍國樂勞軍團前往世界各地慰勞當地華僑時，一定會安排一段「二胡獨奏」由他擔綱演出，頗獲好評。他太太的拿手好菜是「麻婆豆腐」，味道既麻且辣。有一次她為我們兩家人烹煮了一大鍋，每人連吃數碗，辣得大家不亦樂乎。

「寶島一村」是由「表演工作坊」負責演出的，導演是王偉忠和賴聲川，他們在電視上製播的有關眷村的「光陰的故事」叫好又叫座。各家媒體褒貶不一，有些人說，這是在搞「民族分裂」，有操弄族群之嫌，但是亦有更多聲音稱，「眷村文化」是歷史的一部分，一段歷史的記憶。時代不專屬於任何人，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故事不論大小，都值得流傳，大到如前文所說的「中華民族文化」的延續，小到如「寶島一村」中所描述的天津「狗不理」包子的沿革。

我是一位「老兵」，但是並沒有「月是故鄉明」那種想法，畢竟我在臺灣已居住了一甲子，落地生根了。我認同三十年前蔣經國說的那句話：「我也是臺灣人。」提起蔣經國，立即想到他所推動的十大建設、解除戒嚴及報禁、開放大陸探親，功在國家，惠及全國民衆，而他本人自奉甚儉，一直居住於大直的「七海寓所」，經常穿一件夾克，與軍民共同生活在一起，那份節儉樸實的作風，堪為後世的典範。經由他完成的「中部橫貫公路」，當時連英美德法專家都認為不可行，但是他為了開發臺灣東部以及運用退役軍人的勞力，親自率領弟兄們在峭壁上以十字鎬硬把山石一塊塊開鑿下來，目觀他短小的身軀勉強地一步一步的向前進，還有誰不想盡力達成任務呢？這不是「衆志成城」的最佳寫照嗎？舉世給予他的評價是：清廉、勤政、愛民，

這豈不正是一位偉大的政治領袖所必備的條件嗎？「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也正是他的寫照。

朋友

金承瑛上校是我的二姊夫、朋友，金、李兩家猶如一家人一樣，也許這是「眷村文化」的延伸吧？一提到他，就讓我想到一些民國三十四年共同來臺灣的空軍老友們，如今事隔一甲子，已是星零四散，不知所終了，但是友誼是永遠的記憶。也許他們都是些小人物，但是所謂的「一將功成萬骨枯」，他們不是甚麼「將軍」，但是也稱得上是「一墊腳石」了。所以我想在此憑我的記憶簡述幾位好友，這不是他們的傳記，只是想把當年的辛勞歲月留下一些紀錄。

朱譜德領班 國字臉，個頭不高，做事規規矩矩，平平實實，不苟言笑，往來不多，但是他有個妹妹可是出風頭了。原來她和哥哥租屋在後協里民家，每天早上上班時一定打扮入時，頭梳馬尾式髮型，一把烏髮隨著蓮步左右晃動，煞是好看。有一天她穿了一襲「迷你裙」，過於暴露，空軍官校大門口來往的人都駐足旁觀，衛兵勸她回家換衣再來，不料她竟然大聲呼喊，說是衛兵打人，驚動了主樓二樓的胡偉克校長，經他詢問瞭解後就叫衛兵放行，因為他本人曾經在美國受訓，知道這不過是一種流行的女裝而已。

高應友領班 皮膚黝黑，兩道濃眉。他有一位居住香港的近親，以海運方式寄給他一臺三速式的「菲力普」腳踏車，全岡山僅此一臺，十分拉風。

柳占華文書士 東北人，單眼皮，挑高身材，一口東北人口音的國語，說起話來總是條理分明，清晰易懂。當時大家都吃大鍋飯，住光桿宿舍。經常聽到他哼唱「流亡三部曲」，起頭是：「離開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黃河長江，流浪，流浪，流浪到了那年，逃亡向何方，九一八，九一八，從那悲慘的時候，遠離了我的爹娘……」他還解釋說，那是日本鬼子侵華事件，是外侮；現在竟然被老共搞得如此下場，家破人亡，真是不甘心喲！

四大公子——魏紹明、王作民、覃聿明、賴端（綽號「賴皮」） 他們身材健碩，英氣逼人，各

騎一輛擦拭晶亮的腳踏車，同仁們稱譽他們為「四大公子」，其中魏紹明任職空軍訓練司令部總務官，他深具控管及策畫長才，我在岡山空軍新生社舉行的婚禮，從頭到尾都由他一人統籌包辦，每一個環節都做的盡善盡美。

馮樹坡氣象士 北京人，說得一口道地的「京片子」，個性溫和，樂於交際，同事們每月都推選他為伙食團團長。當時的「主食」是每日二十七兩糙米，麵粉每個月若干斤，「副食費」是每人每日新臺幣零點七元，僅足以吃一些蔬菜而已，因為在「政治教材」中有說：「青菜豆腐最營養，亂吃東西壞肚腸」，所以大家也就不以為苦。不料當有妻室的同事透露出來，他們的「眷屬津貼」即「副食費」是每日一元，群情大譁，抗議不公，怎麼前方拼命打仗的將士還不如居家的妻室呢？所以要馮樹坡向上級反應。後來把零點七元改成一元，才結束了抗爭。

孫丙辰機務士 河南省南陽人，標準的北方漢子，正直厚道，來臺灣時帶來一位年幼王姓表弟，為了領取津貼，就把他報作「孫家華」，後來他表弟自空軍官校畢業後，正名為「王璽」（據他告訴我，他的女友名叫愛雲），派至臺南空軍基地飛T-6戰鬥機。一次進場落地前，機件故障，塔臺指揮官令他跳傘，但他自信心強烈，更不願犧牲一架戰機，勉強降落，終致摔落在機場跑道頭上，展現出來空軍犧牲奉獻的精神。後來王璽受到國防部及空軍總部的褒獎。

姊妹花 岡山福興里的南端是自岡山鎮通往彌陀鄉的公路，路側有一家由劉秀金及劉寶玉姊妹合開的茶館，她們姿態秀麗，待人親切，由於位置正岡山機場南北跑道的南端，進場飛機落地時即可瞥見那家茶館，所以不少飛行學生會於假日時到該茶館飲茶。據說有不少飛行學生會刻意追求她們為友，但是限於學生們都是「唐山郎」，不受姊妹花家長的接納，所以也都徒托回昧了。

七仙女 空軍通信聯隊於民國四十四年招聘一批有線通信士，人事命令是（結士第零一九號中華民國四十四年八月四日），其中有七位女性分發到

岡山第十一通信中隊有線電分隊，聯隊長是空軍上校楊仲安。她們最初報到時，引起相當大的轟動，大家稱她們是「七仙女」，由於大家多是單身漢，都想交到一位異性朋友，而事實上其中至少有四位嫁給了空軍，住進空軍眷村裡了。

前峰里十七號 位於岡山鎮通往空軍機械學校的路側空地上，住了八位光桿，請來一位名叫阿珠的女孩燒飯。有一天大家包水餃，阿珠請她的表妹幫忙，同事魏蘭朝性喜捉弄人，他用鹽巴包了一個並且放進阿珠的表妹的碗裡，當她吃到口中後，嚥不下去，又不敢吐出來，至為尷尬，以致於惹得阿珠發火，眾人都罵魏缺德，他只得一再道歉，並且答應她們去「岡山戲院」看一場電影，當時的票價是每張新臺幣一元。後來聽說魏居然與阿珠結婚，組成一個小家庭，這也是一段佳話。

光桿宿舍 空軍官校大門外右側有一片空地，上面置放了兩個自杭州笕橋海運來臺灣裝教練機AT-6的木箱，幾個光桿在校區內分不到床位，只好住在木箱裡。本來應留一張牀鋪給高陽的，但有人稱，高陽現在住的地方，牀上牀下堆滿了舊書報紙，臭味難聞，所以沒有讓他進住。後來在報紙副刊上讀到他所寫的有關慈禧太后的長篇連載小說，後來出版單行本時大賣，才知道他是一位清史專家，失之交臂了。

尾聲

近來「光陰的故事」及「寶島一村」的爆紅，引發了國內各界對行將消失的眷村文化的關注，所幸政府即將設立「眷村文化園區」，另外加上一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也已修法通過，儘管原來的八百多個眷村如今只剩下一百餘個，但如果經營保管得宜，相信此一見證六十萬國軍辛苦奮鬥精神的特有的眷村文化，會留傳久遠的。根據新聞報導，陸客來臺灣時希望觀賞的景點中，還指定要去各地的古老眷村看看哩！

自民國三十八年追隨空軍來臺迄今已走過一甲子，雖然說天地不過一瞬，但語謂：「凡走過的必留下痕跡」，對我來說，這「痕跡」就是我們的傳統的中華民族文化，它將會與日月同壽的。

著作授權書

一、授權內容：

本人 係設所著作（譯著）之「 為本人所創（譯）作（若為共同創作及譯著時，業已取得共同創作者及原作者之授權），並授權國防部空軍司令部將上述作品用於其所屬軍事期刊刊載及從事相關學術研究活動。另同意對該作品之所有權轉讓予國防部空軍司令部。

二、著作權：

本授權書為專屬授權，本人同意由國防部空軍司令部全權處理，並聲明及保證上述授權著作，均為合法之創（譯）稿作品。被授權人有權依本授權書內容進行各項授權、使用，且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如有侵害，概由本人自行負法律上責任。

授權人（代表人）：（如為共同著作者請註明為代表人，並添式詳填上列個人資料）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本刊啟事



一、為配合主計作業規定，欲訂閱本刊者，請將款項以匯款方式匯至「中央銀行國庫局，帳號：三〇一三九，戶名：九〇二五一—二一〇一專戶」，完成匯款手續後，請將訂閱者姓名、詳細住址及訂閱本刊起迄期數、冊數，併同匯款收

據傳真或郵寄至本社，傳真電話：（〇二）二七三一八七一七。地址：臺北市仁愛路三段空軍司令部。如有不便，尚祈見諒。

二、邇來國軍各單位迭有投稿軍事期刊社之文章發生侵權爭議情事，未避免觸犯著作權法，請作（譯）者填寫著作授權書（格式如左，請以A4紙張自行放大影印），連同作品一同寄送本社（若為電子郵件投稿，請將著作授權書以書面或傳真方式送達）；翻譯稿需請譯者自行查證是否獲得授權。投稿文章如涉抄襲，請投稿人自行負責。

空軍司令部 文宣心戰組 敬啟